

横云断岭

写作的辩证艺术

● 王颖芝 著

五色相宣 色彩
景愈藏 境界愈大

一波三折 耐

险极则快极 不险则不
奇峰对折

一粒沙里看世界 半瓣花上说
横看成岭侧成

物我化一 心物交
动静交

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海燕出版社

写作的辩证艺术

王颖芝 著

海燕出版社

(豫)新登字06号

写作的辩证艺术

王颖芝 著

海燕出版社出版

郑州商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22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50-0916-6/H·8

定价 7.40元

前 言

文章，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写作，则是人类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情感、传达信息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写作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文章乃是以语言文字描述、表达的思维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不论语言或思维，自己都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们仅仅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圣麦克斯》）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目前，写作学界不少人将思维科学引进写作学的

理论研究，努力探索和建构科学的写作理论体系，以从根本上解决有效地提高人们写作能力的问题。笔者认为，正如恩格斯所言，写作和思维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即支配着整个自然界和辩证思维的辩证法。所以，研究写作思维与写作活动中的辩证规律，对写作活动中的辩证艺术加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写作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提高人们写作水平的问题。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文论家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写作活动中的辩证艺术，以辩证的观点探究、总结写作规律，指导写作实践。本书，力求承继前人的研究，对写作中的辩证艺术加以系统的探讨、发掘和论述，以期与写作界同仁一起深入、全面地研究和总结写作理论与实践中的辩证艺术，从而，在不远的将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写作学。作为一次尝试，本书甘愿付出失败的代价，只要她能充当一块小小的“铺路石”，于千军万马奔驰而过之后，粉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期望这本小书，能对从事写作教学的老师和有志于提高写作水平的青少年有所裨益。

本书的写作，得到河南省教委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和海燕出版社的具体帮助，这里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写作参阅了同行专家的许多论文和专著，不能一一指出，只好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祈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王颖芝

1993年元月2日

目 录

前言

感知运思篇	(1)
物我化一,心物交融	(3)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8)
拆开来看,拆穿来看	(13)
锱铢之别,淄澠之辨	(19)
全面观察,寻根究底	(23)
横向比较,突出特征	(28)
纵向比较,显现变化	(34)
寻找联系,发现意义	(38)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3)
一粒砂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	(48)
“横看成岭侧成峰”	(53)
“一树梅花万首诗”	(58)
逆向求异,力求新意	(62)
睹影知竿,侧面迂回	(66)
逆向选材,新颖生动	(71)
多层逆向转化,耐人深思寻味	(75)
逆向错位,出人意料	(79)

表里逆向, 曲笔生趣·····	(86)
逆向交叉, 双轨聚焦·····	(91)
顺逆相变, 前后矛盾·····	(98)
发散求异, 辐射运思·····	(103)
情节结构篇 ·····	(109)
正中见奇, 蕴含丰富·····	(111)
奇中有正, 入情入理·····	(117)
不险则不快, 险极则快极·····	(123)
景愈藏, 境界愈大·····	(127)
无中藏有, “空白” 生辉·····	(133)
犯中见避, 多样统一·····	(137)
博而能一, 杂而不越·····	(141)
出人意外, 又在意中·····	(146)
以一当十, 以少胜多·····	(153)
逐层推进, 曲线发展·····	(159)
借勺水兴洪波, 以微风推巨澜·····	(164)
一波三折, 耐人品味·····	(169)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174)
平波潜流, 暗中争斗·····	(179)
情节反转, 掀波起澜·····	(185)
层层铺垫, 推举高潮·····	(191)
惊涛大作, 震天动地·····	(196)

寒冰破热,凉风扫尘·····	(201)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206)
顺逆交变,反复曲折·····	(21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17)
欲擒故纵,引人入彀·····	(223)
抑扬交衬,褒贬分明·····	(229)
整体制约部分,部分服务整体·····	(235)
提领而顿,百毛皆顺·····	(240)
分总结合,错综有致·····	(245)
奇峰对插,锦屏对峙·····	(251)
顿挫跌宕,含蓄蕴藉·····	(256)
离合错综,远近交叉·····	(261)
明暗线交织,深广而丰厚·····	(266)
横云断岭,横桥锁溪·····	(270)
由幽入明,卒章显志·····	(274)
戏剧性结尾,烛照全篇·····	(279)

表达技法篇 ····· (284)

似非而是,无理而妙·····	(286)
寓庄于谐,妙趣横生·····	(290)
五色相宣,色彩谐美·····	(296)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302)

寓动于静，以静衬动·····	(308)
动静交织，相互映衬·····	(312)
美丑对照，鲜明突出·····	(317)
美丑转化，化丑为美·····	(322)
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327)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331)
繁简得体，相辅相成·····	(336)
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	(342)
隐而愈现，明暗统一·····	(347)
盘马弯弓惜不发·····	(351)
数层出落，层层渲染·····	(357)
将遇良才，棋逢对手·····	(362)
偶然的巧合，隐藏着必然·····	(367)
不“误”不相识·····	(372)
一石两鸟，一箭双雕·····	(378)
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	(382)
内外矛盾，入骨三分·····	(387)
逼上梁山，真实可信·····	(391)
反向变异，内涵深广·····	(395)
正邪两赋，善恶必书·····	(400)
环境制约人物，人物改变环境·····	(407)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413)

纤尘之中看大千	(419)
幻而能真，怪而不诞	(423)
形象说理，喻巧理至	(429)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436)

感知运思篇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论语言或思维，自己都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王国……它们仅仅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圣麦克斯》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
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
界。〕

〔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
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
改变世界。〕

——列宁：《黑格尔“逻辑
学”一书摘要》

物我化一，心物交融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有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假如，写作是酿造甜美的蜂蜜，那么生活则是蜜蜂采蜜的鲜花；如果，写作是培育鲜艳的花朵，那么生活则是培植鲜花的沃土、阳光和雨露。生活，是那样绚丽多彩、千变万化。它是一切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写作者，只有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写作过程。

没有生活，作者的才思即会枯竭，文章的生命，文学艺术的生命即会终止。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先生之所以放弃了写作反映红军革命根据地生活的文章，就因为他自觉不熟悉根据地的生活。茅盾在谈及关于《子夜》构思时曾讲：“当时我野心很大，打

算一方面写农村，另一方面写都市……写一部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然而，“与作者当时的生活经验有关”，“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所以《子夜》只好“偏重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然而，写作反映生活并不是被动的。在写作过程中，存在着作为写作对象的客体生活和作为写作主体的人的心灵，相反而又统一的双向转化运动，是一个物我化一，心物交融的辩证过程。

生活，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些人认为，不同的人观察、表现同一对象，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应当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列宁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言：“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每个人观察认识生活，都受社会生活、环境以及自身心理机制的制约。每个作家在开掘生活的矿藏之时，总要伴随着个人的思想、观念、气质、情感、心智去体验生活、影响生活和改造生活。所谓“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正是主体对生活能动感受的反映，在客体对象与主体心灵之间造成同化和交融。清刘熙载于《艺概》中提出的“物我无间”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

荡而赋出焉。若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在外者物色”，既包括自然界事物，也包括社会生活：“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意”，即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物意“相摩荡”，“我”受物之感发，具有物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物具“我”情，达到“物我无间”之境地，如之则进入写作艺术美的境界，从而创作出动人的诗篇。刘熙载举例说：“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王国维则举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的诗句，说明由于诗人充满强烈的伤春之情，所以落花也著上诗人的感情色彩，含恨不语，飞过秋千而去。又如“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李白）；“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等等，都是物著上我之强烈感情的诗句。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之类的诗句，我与物完全融为一体，我已沉浸在物中，达到了“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地。

外国作家也多次论及这种物我化一的创作辩证

关系。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在回忆她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来去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鹄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们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读着乔治·桑这段话，我们不禁会想起我国宋代罗大经于《鹤林玉露》中所记曾云巢自述其画草虫的经验，“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但是，必须经过作者的加工、熔铸、改造，融进个体的独特的情思，才能写出动人的作品。作者要以全副身心投入生活，在生活中有所感兴，同时也必须积极、能动地体验、感受生活，逐步达到物我化一，心物交融的境地。当生活与心灵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完全融为一体时，作者才真正完成了对生活的认知、开掘、冶炼和升华，物意摩荡，则赋出，则诗作，则文成。只有经过生活——心灵——